

頤

綵

堂

文

集

頤綵堂文集卷四

秀水 沈叔埏 埴爲

說

亢龍說

宋史張洎傳吳越王錢俶薨有司上其狀有亢龍无悔語
張泌駁之以爲非臣下所宜言洎上議曰易乾九三王弼
注云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履重剛之險因時而惕不
失其幾可以无咎易例云初九爲元士九二爲大夫九三
爲諸侯正義云九三居下體之極是人臣之體也其免亢
龍之咎是人臣之極以慎守免禍也漢書梁商傳贊云地

居亢滿而能以謹厚自終

案二語出梁統傳論中謹厚原本作愿謹

楊植許由

碑銷銖九有亢極一夫杜鴻漸讓元帥表祿位亢極過踰
涯量盧杞郭子儀碑居亢無悔其心益降李翰書霍光傳
云有伊周負荷之明無九三亢極之悔張說祈國公碑云
一無目牛之全一無亢龍之悔也况考功狀止云受寵若
驚居亢無悔本無亢龍无悔之語乎議上秘坐學淺罰俸
堯考王輔嗣易注乾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亢龍之悔唐
資州李氏易傳於乾九三載荀爽曰日以喻君謂三居下
體之終而爲之君承乾行乾故曰乾乾夕惕以喻臣謂三
臣於五則疾修柔順危去陽行故曰无咎上九載干寶曰

乾體既備上位既終天之鼓物寒暑相報聖人治世威德相濟武功既成義在止戈盈而不反必陷於悔據此則九三固屬人臣而上九仍居上位似所駁尙非無稽後之人學不如洎其不可以輕訾之也明矣又考史記蔡澤說應侯曰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後漢書陰識傳識弟興讓封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耶亢龍有悔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所覘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親求位王符潛夫論本政云今世得位之徒依女

妹之寵以驕士藉亢龍之勢以陵賢皆不指君上言洎未及引故詳著之

首種說

孟春行冬令則首種不入鄭註舊說首種謂稷

埤案舊說謂高誘注

淮南時則訓也訓作首稼注百穀惟稷先種故曰首稼

孔疏引考靈耀云日中星鳥

可以種稷則百穀之內稷先種故云首種陸氏音義蔡邕

云宿麥嘗考管子天子祀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

也宗者族之始也汎勝之書凡田六道種麥爲首

李義山賀表麥

爲六田之首

齊民要術陶隱居本草云大麥爲五穀長卽今保

麥也唐王方慶疏曰太陰干時雨雪而霜故大傷首種首

種謂宿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入收也春爲寒所傷故至
夏麥不成長也又老杜說旱冬麥黃枯春種不入竊謂稷
屬土麥屬木中央之穀稷最尊東方之穀麥居首譬諸五
嶽之有嵩岱也二者並五穀之長均可謂之首種而次其
收成之後先則从麥爲當何則論稷者曰歷四時備陰陽
故命以爲官祀以爲神傳所謂田正烈山氏之子柱及周
棄是也風俗通引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五穀衆多不可徧祭故立稷而祭之周官倉人掌
粟入之藏注九穀盡藏以粟爲主疏月令首種鄭注引舊
記首種謂稷卽種粟是五穀之長甸師以時入之疏以時
入之謂麥夏熟黍稷秋熟送入地官神倉宗廟之祭稷曰

明粢諸穀因皆有粢名

天官甸師注粢稷也春官肆師注粢六穀也爾雅以稷爲粢通而言

之其實六穀皆是粢也

左傳云粢食不鑿小宗伯所謂辨六齋之名

物是也論麥者曰秋昏虛星中可以種麥隔歲種之經歲

乃熟

夏小正三月祈麥實注五穀之先見者

爾雅翼謂之繼絕續乏之穀故

詩頌釐麴曰偕我曰於皇並推本於上帝之賜春秋於他

穀不書至無麥禾則書之是也此二穀之可貴所以均爲

五穀長也然據周書曰四月孟夏王初禱於岱宗乃嘗麥

於廟而月令食稷之文則屬之中央土麥乃孟夏所嘗稷

乃季夏所食以先熟者爲種卽稱之曰首種亦宜又玉藻

稷食菜羹沐稷醑梁一因忌日貶一乃大夫禮則稷又似

非其至者黍離疏黍言離離稷言苗則是黍秀稷未秀出
車云黍稷方華二物大時相類但以稷比黍黍差爲早朱
子詩傳稷似黍而小陸清獻云黍貴而稷賤黍早而稷晚
黍大而稷小黍穗散而稷穗聚本草稷米在下品然爲穀之長者
以其多歟余故因蔡說而有取於石泉之疏焉

郡縣志冠紀年說

郡縣之志與國史小異顧必冠以紀年如史家起居注故
事職官儀注刑法之類則一也何則志不能歷久而不修
脩必繫年於以考知一代之掌故與一時之文獻戶口之
豐耗風俗之淳澆洎輿圖水道沿革分合之大凡所關邦

國利病誠筆者謹焉書成登諸天府故非一人一家所得私也晉太康土地記太康國照圖太康州郡縣名元康三年地記六年戶口簿記宋元嘉六年地記齊劉澄之永初山川古今記隋大業十郡志唐貞觀郡國志長安四年十道圖開元三年十道圖又分野圖天寶軍防錄貞元十道錄宋景德朝陵地理記宣和編類河防書又奉使高麗圖隆興續職方乘他如李吉甫之元和樂史之太平王洙之皇祐王存之元豐四書爲統志所自始皆舉天下之廣言之也至若周濬乾道臨安志史正志乾道建康志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吳玘慶元建康志施宿嘉泰會稽志張浚寶

慶續志陳耆卿嘉定赤城志羅濟寶慶四明志梅應發劉
錫開慶續志周應合景定建康志鄭瑤方仁榮景定嚴州
續志則續紹興嚴州舊志而作史能之咸淳毘陵志潛說
友咸淳臨安志馮復京郭薦大德昌國州圖志袁桷延祐
四明志至正四明續志張鉉至正金陵新志永樂四明志
成化四明志朱昱成化毘陵志嘉靖四明志此皆臚載
四庫全書其他散見於藝文者難僂指數近乾隆吳縣志
之刊猶襲此例不必考古者知從之也吾郡志之助自張
元成嘉禾志徐碩至元嘉禾志繼之者林光所編名宏治
府志趙文華所編名嘉靖府志小志則宋錢達善朱鵬飛

有淳祐語溪志蓋雖纂輯出於一手猶必先繫之以年號而後綴之以氏名又況集衆人之長書一國之事孰有推奉一家以致沒其衆善耶吾

朝重修郡志不一其時間或便於口說有袁志吳志之稱乃淺浴委巷之語不可緣以爲例微特主脩者萬萬不肯以之自居則試問志成何代雖欲舍龍集之年可以不紀卽焉有惕以遵王之義而亦諉曰不知也哉

吳會說

吳郡志世多稱吳門爲吳會意謂吳爲東南一都會也自唐以來已然今客館有吳會亭天下都會之處多矣未有

以其地名冠於會之一字而稱之者吳本秦會稽郡後漢分吳會稽爲二郡後世指二浙之地通稱吳會謂吳與會稽也武侯曰荊州北據漢沔西通巴蜀東連吳會皆指兩地爲說東連吳會通言二浙江南形勢豈謂荊州獨連吳門一郡乎宋史章表民之望傳嘗北遊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泝隴東極吳會語意猶本此也莊子釋文浙江注云浙江今在餘杭卽後漢以爲吳會分界三國志朱桓傳桓爲盪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吳會二郡六朝時亦有下吳會兩郡各造船隻若干者或謂會稽二字可以單稱會乎按宋元嘉時以揚州浙西屬司隸校尉而以浙東五郡立

會州以隋王誕爲刺史此其證也褚伯玉隱居剡山齊太祖卽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此證尤切余考前漢吳王濞傳上患吳會輕悍隋大業初勅引晉武帝云江東之有吳會猶江西之有汝潁華陽國志何攀謂羊祜曰乘勝席捲傳檄南極吳會不盡平者未之有也此皆謂吳與會稽二郡嘗讀魏文帝雜詩云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南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能久畱滯唐賈賓王疇昔篇東南美箭稱吳會名都隱軫三江外塗山執玉應昌期曲水開襟重文會劉長卿早春贈別趙居士還江左前云見君風塵裏意出風塵

外自有滄洲期舍情十餘載深居鳳城曲日預龍華會後
云放舟馳楚郭負杖辭秦塞目送南飛雲令人想吳會遙
思舊遊處髣髴疑相對俱會會兩協則吳會之會从古外
切讀甚明唐書藝文志載樊文深分吳會丹陽三郡記二
卷宋書百官志江左以丹陽吳會稽吳興並大郡又吳會
分地紀一書見太平御覽困學紀聞吳會謂吳會稽二郡
也石湖辨之甚詳若唐人儷語以吳會對長安本孫楚書
葛越布於朔土貂馬衡乎吳會蓋王子安已承其誤矣

括州說

處州稱括州以括蒼山得名

十道山川考括蒼山在處州麗水縣

始見隋志

本晉永嘉郡隋開皇九年置處州十二年改括州既平陳
置括蒼縣大業初復爲永嘉郡唐德宗仍改處州隸縉雲
郡括之爲括偏旁从手不从木猶禹貢職方之揚州元命
包云牽牛流爲揚州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釋名州界
多水水波揚揚之爲揚不从木也客有難余者曰枯州以
枯樹得名當从木余曰此豈如括郡西南釋山之多釋木
抑豈如松州檀州桂州柳州及吾郡檣李嘉禾之比乎凡
州邑之以草木名者續博物志牧靡縣因草得名太平寰
宇記蘭溪縣指蘭爲名清河郡有懸瓠縣以懸瓠草名樓
攻媿記桐君祠有曰荊州多荊薊州多薊豫章以木氏郡

酸棗以棘名邦桐廬以一桐之大垂蓋如廬以余所知如
瓜州生美瓜香州出諸異香則皆然矣若梓州以梓潼水
梧州以蒼梧野柴桑縣以柴桑山蘭州以阜蘭山桃州即
安以桃花石皆不得以草木之名州例之也嘗考五嶽圖
序括蒼山東嶽之佐命令狐亦岱縉雲縣志括蒼山一名
蒼嶺圖經此爲第十洞天名成德隱元之天唐杜光庭洞天福地記第十
括蒼山周迴三百里東跨仙居南控臨海麗水府治西有小
括蒼山即九極頂曰風門兩石如楹插天嶺半一村曰南
田吳錄括蒼山高一萬六千丈登之俯視雷雨沈石田蒼
山送行詩云萬仞蒼山木葉飛無所爲枯樹也又考陶宏

景真靈位業圖括蒼山爲平仲卿受僊境晉永昌初葛孝
先弟子鄭思遠入括蒼山孟仲甫弟子左元放在小括山
他如元和元豐之志十道山川考輿地廣記樓叔韞序曾
黃括蒼志陳百朋續志楊文公有括蒼集宋周莊喻良能
葉夢得李堯俞明劉基宋濂皇甫汈戴澳樊獻科所紀述
皆無有从木者吾未敢以括爲括也

肅成堂說

乙未夏五余偕同年王禮園北上道經德平宿書院之肅
成堂客告余曰此邑故明少保葛端肅兩川守禮爲吾浙張
羅山已丑所取上有集十八卷東阿于文定稱大臣有德

望者獨推公堂豈因公以成耶余曰非也吾鄉徐忠烈祠
右有肅成書院余嘗求其說矣孝經云則天之明因地之
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注聖人
司牧萬民豈容矯強於其間不過因天地本然之定理順
天下自然之良心以行其政教而已凡訓誨未有不待乎
戒肅而其教則獨不肅而成又云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
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言聖人明七教以興民德有
諸已而後求諸人故其教也不待肅而民自成管子對齊
桓公曰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
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

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恆爲士魏有肅成門文帝在東宮集諸儒於門內講論大義隋煬帝賜諸葛穎詩叅翰長洲苑侍講肅成門唐有肅成殿在闕內坊州宜君縣玉華宮貞觀二十年造永徽初詔廢宮爲寺尋令元奘於此院譯經梁昭明同泰詩開筵慕肅成李善序居肅成而講藝殆卽用魏事耳肅成門見王沉魏書及丕與大理王昶書肅成殿見元和郡縣志以之名堂其猶得古教人之遺意歟

文信國不應稱丞相說

有題信國墨蹟曰文丞相余瞿然語我弟曰此出張宏範

口以誘厓山士民及中山狂人之詭稱則可若吾輩題識
則公集具在何致踵宋史之譌漫不加審乃爾考帝鼎德
祐二年正月太后以公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公先拜簽書
樞密院事至是楊應奎還言巴延原作伯顏欲執政而議故有
是命與吳堅偕往公辭不拜遂行此公辭相之始也益王
景炎元年夏公自温州至福州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
督諸路軍馬公以國事皆決於左揆陳宜中因辭不拜乃
以爲樞密使同都督是年秋公欲還浙東以圖進取宜中
不從蓋宜中棄温州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
濯乃命公開府南劍州經畧江西設公已相與宜中在北

肩之列肯受其節制耶此公之再辭相也衛王昺祥興元年秋加公少保信國公公聞昺繼立上表白劾空坑之敗乞入朝不許而加官爵公移書陸秀夫云天子幼冲宰相遁荒詔令皆出諸公之口豈得以游詞相拒會大疫士卒多死公母亦病歿尋起復之公長子復亡家屬皆盡是年冬五坡嶺被執方公自劾卽官爵有所不受蓋公之不爲相決矣書所云宰相遁荒謂宜中逃占城不返也洎公居憂未釋服而起起不久而見執何嘗一日居相位耶公謂博囉曰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此其證也後此元世祖諭公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爲相

卽宏範所云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爲宰相語正
相同並舉貴仕以陷之而公亦對曰天祥爲宋宰相安事
二姓亦不過卽其言而斥之以逆折彼所挾持之區區以
明示我不爲僞誘勢怵之節概耳迨至柴市成仁而後元
之贈爵曰廬陵郡公謚曰忠武命王積翁書神主設壇祀
之乃初行奠禮忽狂飈捲入雲中博囉等改書前宋少保
右丞相信國公天始開霽此則元之過以予之不足爲公
爲相之據也嘗讀程篁墩書公眞跡後有云予嘗與編宋
元綱目考元勅修宋史稱陸公秀夫爲左丞相文公天祥
爲右丞相然黃文獻陸君實傳後序謂宋亡之事典籍無

稽遣使搜訪未至而史成久之鄧光薦諸家各以填海錄指南錄諸書來上乃知陸公官止簽書樞密院事文公官止樞密使同都督諸軍二公雖嘗拜相力辭不受而指南錄又文公所自著也予因反覆叅訂悉改舊史之誤時同事者見世習稱二公爲相已久憚于驟更惟彭文憲時與予意合遂奏御梓行予又考洪武三年正祀典詔謂忠臣烈士豈可復臣異代凡異代所加贈謚宜悉罷去止稱當時官爵景泰間忽有爲文公請謚者禮官弗察上請謚以忠烈旣非文公本心又悖高皇詔旨知尊之而不知所以尊之蓋嘗致憾焉簞墩之論若此雖爲修史議禮者言之

顧考古者又可習而不察歟

學吃虧說

明間縣林文安公濬臨終子孫環侍請訓公曰無他言若

等只要學吃虧其枝裔最蕃外徙者以此三字派別焉華

亭顧豫齋孚中以叅藩致仕居常呼從子正心問之曰兒乎

汝兩日曾學吃虧否

國朝霸州郝氏世稱孝弟忠厚棧清傑侍郎以此三字揭

諸堂子恭定公惟訥世守惟謹

聖祖幸其第親見之尤悔菴述厥考嘗書此三字并爲著

論因引康節先生誦陳希夷之語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

得便宜處不可再去以爲先君意一旦不可況於再乎故
康節詩云珍重至人曾有語落便宜是得便宜蓋可終身
行之也按此三字或謂英雄大作用或謂卽五祖以忍辱
爲力余竊以爲非也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乃虧字
所本而吃虧字出小杜定子詩學吃虧者卽君子之謙所
以有終論衡不嫌虧以求盈亦此意此實聖賢克己工夫
便俗言之俾人人易曉也宋羅鄂州自序古今長者錄有
云己之所安人或晚之則釋去而不辭衆人所惡事之晚
昧者則亦悠然處之而不屑合於論語之犯而不校禮之
不報無道者蓋超然有爲人長之道非學吃虧而能之乎

予內高祖拙隱老人

孫諱鍾瑞

可人集吃虧一則云人欲積善

先須學喫虧蓋事求彼此兩利者甚少不有利於人必有虧於己吳康齋云君子嘗受虧於人方做得高景逸奉爲至言余因思古來逆境成人不少聖賢故曰小拂逆是小遭際大拂逆是大遭際實則不出一忍字語云忍字敵災星張公藝書百忍字邵千里著百忍圖唐六如有百忍歌楊宏道著六忍陳眉公安得長者言忍之一字衆妙之門而邵桂子作忍默恕退四卦季關山郡丞有曰居鄉最要讓人凡事喫些虧好又曰讓今人不讓古人曰忍曰默曰恕曰退曰讓胥是道也夫林郝世臣大家也其垂訓如此

何況書生門戶乎予爲此說將來廳事當并揭諸楣

世南印文說

有寄銅章於韓城少寇師上鐫世南二字曰此唐虞監物也爲之介者亦云然余獨曰否否古人名字同者甚多永興後宋有番陽張世南著游宦紀聞李世南

畫繼字唐臣安肅人見

東坡姑溪二集又李世南可通直郎見彭城集譚世南見浮溪集北牕睡起有懷吳世南見日涉園集元有僕世南見金臺集翠眉集考僕名王立貫溧陽詳圭齋高昌僕氏家傳及孔行素至正直記明清河令袁世南見潘印川尚書高堰請勘疏常熟令郭世南見湧幢小品

國朝三韓佟梅岑名世南有東白堂詞選洞庭東山葉世
南名綬康熙己卯舉人余見聞最陋記憶尙八九人猶之
漢四次公黃霸蓋寬饒張次公桓次公酷吏有嚴延年田
延年昭帝時兩杜延年汲黯同時韋賢韓安國皆字長孺
前有伊長孺見急就篇後有儀長孺見馬援傳南齊顧長
孺唐末有書樓孫長孺宋有楊長孺誠齋子見宋史道學傳
又理宗時李曾伯字長孺元有胡長孺黃長孺明有邱長
孺丁長孺吾鄉又有項長孺名以淳

國初有錢長孺順治間進士前漢有尹翁歸後漢有鄭
翁歸梁有孔翁歸而杜欽杜鄴與鄧彭祖王商萬章禽慶

皆字子夏後漢賈捐之字君房侯霸亦字君房又貨殖傳

長安丹王君房

注賣丹

梁有徐君房見酉陽雜俎宋有張君

房見湘山野錄然則銅章之爲唐印非直齋所謂丁字卽以爲祖丁舉字卽以爲伍舉方鼎卽以爲子產仲吉匱卽以爲偃佶之類者耶李太僕不信王丹林所贈長吉印章良有以也昔劉原父以周惡夫印爲漢侯王順伯以衛青印爲漢物此則無可疑者也乃若張伯起與陸孝廉論伏波將軍銅印以馬援前有路博德後若葛洪若莫多婁貸文若庾秋盛若封子繪亦皆爲之以余所知尙有曹魏之夏侯惇孫禮陳之鍾士雄元魏之李瑒陸道暉與此正相

似耳

湖船說

乙酉春閏偕 召試諸子集湖上譚西湖船製因誦竹
垞說舟一過撫其所未備者退而著於篇

有明玉鎗金金勝寶勝大綠間綠游紅又有烏榜白舫翠
橈搖碧齋坡詩烏榜紅舫早滿湖王注並遊湖之船梅淵
詞翠屏對晚烏榜占堤高孝璫詩朱簾白舫亂湖光日湖
漁唱翠橈纔艤西冷趁取過湖人少梁溪集詩雲深不見
孤山寺風急難乘搖碧齋是也有龍頭鹿頭燕尾又有螭
頭坡詩映山黃帽螭頭舫而樂天詩小航船亦畫龍頭方

虛谷作螭頭又競渡爭標故有龍舟見武林舊事都城紀勝向氏圖畫記在軒集所謂建雲旂建雲旂十分打扮是杭州也有百花十樣錦又有七寶金獅子有黃船董船劉船又有何船羅船大船謂之頭船霞外集豪家游賞占頭船是也又有小腳船專載賈客小妓女荒鼓板燒香婆娑俱見吳自牧夢梁錄船之小者曰缺瓜而白珽賦南有翠芳蘭棹在焉其他采蓮采蓼之舟見於篇詠者不一而足至以風月名者則有汎星槎凌風舸雪篷烟艇見清波雜誌又李詡戒庵漫筆云杭州船精妙者曰水月樓厲樊榭春湖夜泛歌水月樓邊水月昏倘乘風載雲相羊於

水月倒景之中真神仙矣先輩汪然明有船名不繫園見
牧齋愚山詩乃東坡有遊舫已糲吳榜穩及西湖醉臥春
水船句取以爲名亦自雅令又不僅閔宗儀詩西湖雪裏
喚相宜楊孟載詩斜肩兜子總宜船已也按方輿勝覽西
湖山川秀發四時畫舫遨遊歌鼓之聲不絕故張子興詩
云平沙烟月三千頃畫舫笙歌十二時若韓平原畫船花
輿繼以賈秋壑之車船皆足以擬西子湖者也唯王半山
詩綵船春戲城邊水平甫詩綵舫笙歌欣落日可想見銷
金窩之盛余自壬午獻賦

行闕滯湖埂最久每呼棹往來倣老杜貧窶取給行牒子

非止無錢難上貴時船也顧鳴榔橫笛於斜風細雨間得
少佳趣覺一葉扁舟數聲柔櫓恍然在趙祖丈總相宜圖
中也爾時扈游仙侶闔溢六橋彷彿朝野類要所載西湖
寒食前排辦春宴用舟載伶妓白諸王公卿及六曹郎排
日宴會並是京尹館伴數語及恭覲

藻舟核諸查他山詞中記得樓亭春侍讌滿湖燈燭熏天
卽德壽宮蘭橈荃櫓不足數矣旣而被放旋里讀江湖長
翁集更與蘇堤漚鷺約辦舟來賞牡丹秋私願未愜沿蕩
北征而水嬉花遊之樂常縈夢想今則載筆重來見畫舫
如雲龕又不啻聚景園詠遊人難到闌干角盡日斜陽覆

御舟時矣

頤綵堂文集卷四終

頤綵堂文集卷四終

頤綠堂文集卷五

秀水 沈叔埏 埴爲

書

與友論散體文書

華軒枉顧言矇流連不知夕陽之在柳澗毒熱中一快事也辱示點竄碑記數處手筆出自郭公新相知便肯敦古處乃爾其於就正有道之私何不謀而合也顧其中有未嫻文律不符體製者倘緘默訥言必致負人之託方欲疏諸簡末布其區區而手書繼至謬許其持論之當且相促迫焉蓋散體之難也古今界限毫釐千里其大者斟酌兩

京六代出入三史百家遽數之不能終其物矣次則朱子所謂失其統紀亂其行列今時舉子稍能布置者已不爲此則必約束堅明有典有則而後可耳僕嘗恣展古集咀噉於作者之林求所爲金針秘鑰不可必得其粗備於五色七聲者大約行文必潔結響必堅非金石而和也猶玉雪之白也故寧簡毋冗寧整毋疏寧朴毋巧寧拗毋調一字畫眉而格韻都減片言杜撰而故實茫無失之濃縹卽如村婦塗妝愈形其醜失之沓拖又如韓者入市唱叫不休見笑大方貽羞藝苑伊誰之責可不慎歟昔曹子建好人譏彈應時改定而歐陽永叔亦終身無定藁然丁敬禮

作小文使子建潤飾之子建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爲也而范仲淹成嚴先生祠堂記客請易一風字公欣然從之何則能知礪戔則爲王筠之雌霓不遇牙生則徒爲張率之焚爨也客臘因太邱委構張慙敬祭文幕下一千思者囊穎自薦爲楷書手惡其文辭之繁也輒泚筆徑自芟易至以風雨漂搖闌入儷語中轉因櫛沐節去風雨字甚且續貂物景以春易冬暫然不識廣柳爲喪車威凌爲河水余初絕不與校旣而以副寫屬余始幸得從真本爾時靳不一言者藐其爲牆外漢也今則箇中人矣猶復袖手軒渠是誠何心哉況不朽盛事非可苟焉而已也碑文中

黑埋口云云紀實可耳必欲因是以鋪張大浸之稽天縷
述簡子之成命獨不見

聖謨洋洋王言如綸乎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是亦不可
以已乎在太邱身受其厄嗟嘆之不足也然辭尚體要非
如尺牘之可以據事直書且也嫁衣餽口雖首尾倒置不
成文理率迫於希旨承顏而不暇自愛顧善鄉如秋岳秋
錦亦何嘗隨人脚跟轉耶僕受性狂直世故多所不通獨
於此事爲之愈久而益力家食時頗見推許於鄉先生少
歲亦好嗤點流傳倚牆利病今則讀書十餘年無復褻態
矣猥乏巨手率爾操觚然而得失信之寸心是非聽之公

論借曰澹發而受拙日塗窮而遭俗眼亦付之時命之衰
文章無處哭秋風也昔鄭亞改義山一品集序便成燕許
手筆段文昌作平淮西碑不齒韓門弟子僕豈敢竊比昌
黎義山而諸公褒褒則并非鄭亞段文昌也其不爲書券
無驢而刻楮作葉者幾希矣用將點竄數處必無可以汗
麗牲者摘錄左方如或不以爲然卽粗砂大石可與磨治
况文未上石耶外併附元稹暨舊作二首亦替人刻石鏤
版者拉雜無足比數以其文不加點奉教左右冀有以諒
其素也

與王格軒吏部論任華劉叉書

孟陬下澣何二丈處獲奉清光備聞先生粲花霏屑之言
私幸王氏多才優者龍鳳不謂於今見之昨又於芳夕辱
宮傳招集第舍得同賦詩讀先生詠盆梅儘教燈下看也
似月斜時甚似晁子西公嵩山集中詠餅梅書牕一夜月
初滿却似小溪清淺時二句不覺歎絕爲舉東坡竹外一
枝斜更好句況之宮傳亦爲首肯以先生之才工而敏學
博而精某將奉爲進取之圭臬而已無及矣惟是持論未
的考古容或稍踈某私心竊有未安再三思之不欲嬖嬰
趨和用敢布其區區希大雅裁擇先是宮傳下詢天竹故
實某以西梁真人青精飯神仙服食經南燭酒及一名猴

菽對謹據太平御覽所採登真隱訣見皮襲美詩注與方
密之通雅所載先生疑南燭別是一種不可相混某一時
恐別有據依不敢置辨尋於酒間論詩及唐任華之慕李
杜某因以徒步歸韓之劉又比之先生則以又乃椎埋胼
胝者流人品與華相懸萬萬某考華行事不少概見唐詩
僅載寄李杜長句及懷素上人草書歌狂放不可羈縻昔
人評其如疾雷飛電開闔朗晦凜耳疊目未始不以爲可
怪也而又賦冰柱雪車出盧孟右樊紹述見爲獨拜蓋二
詩辭雖聲牙義存諷刺非無疾呻吟者比視華之猋飛景
附遙託聲援則又不如其不作也至其出入市井因酒殺

人姚秘監所謂避時曾變姓救難似嫌身者乃其在魏時
所爲前後似分兩截人然亦任氣重義有古朱家郭解之
風太史公所謂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
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夫士有負俗之累或時擇
當世之文罔而其私義足稱尚論者須爲滿雪如顏涿聚
戲志才郭嘉周處戴淵竺景秀蘇渙其始皆跡弛士也惟
其更節修行後世亦樂得而稱之卽如魚豢魏畧載徐元
直事章蘇州少事武皇帝一詩亦可見其自新之大畧觀
任華上嚴大夫牋與庾杜兩中丞書及辭京尹賈大夫書
自居山野厠身賣醪博徒阮亭以爲亦唐末李山甫姚巖

傑之流顧其孤介兀傲何嘗不可與又比而同之耶又之
去韓也愈嘗撰平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宏宏寄絹五
百疋作王用碑用男沼寄鞍馬白玉帶又持愈金數斤去
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則其并非直生之
盜金也明矣故其姓名每見於蘇王之詩而義山亦稱之
曰又之行不在聖賢中庸之列顧其不能俯仰貴人能面
道人短長不畏卒禍及得其服義則又彌縫勸諫有若骨
肉此其過人無限歐宋唐書摭此文附韓本傳中與籍湜
等爲伍進而予之猶史家善善從長意也至義山纂長吉
小傳五卷見宋史藝文志傳記類今刊本皆有之實祇一

篇陸魯望曾作書後而先生必欲以爲詩序與小杜混則
又不知其何說也又前於酒間偶舉川蟹奉詢蓋本抱朴
子川蟹不歸而蝓敗以爲言而先生隔坐笑之似以二字
爲不典先生詰鼻亦言往在官君席上誤記坡詩蘆葍生
兒芥有孫之句被罰二巨觴夫蘆葍之爲來服固尚非以
芥爲人竟呼葍爲露葵比也乃若天竹之爲南燭散見陳
藏器蘇頌沈括諸說詳載李時珍本草綱目以及放翁之
詩林洪山家清供鄺露亦雅又不獨御覽通雅諸書足爲
典證也凡若此者某以爲是而先生必欲以爲非此誠某
所樂聞而覆諸故記轉有參差抑恐不我欺之古人不任

受也某知識禱昧於浙人中無足齒數且貧賤不苟求聞
於人伏念先生方舍香建禮所遇什伯倍於某者定不乏
人倘一字不肯相假則人一巨觥有不勝其困者矣夫學
求其固而已矣語曰人各有能有不能此皇甫謐王起所
以不損其爲博物而竇德元李珣所以不彊所不知也先
生倘能脫畧形勢不存名位之見於胸中則某請以古處
相切劘知不以章句儒見斥也雖然某非甚愛先生亦何
致不憚煩若此幸鑒其誠而賜教焉

與任子田禮部論陳同甫書

兩月前閱邸抄知兄薦預四庫編摩之役甚善甚善此席

由詞館得之乃其常職兄以儀曹得之則不可謂不見知

於當塗者矣古之好學者至遊書肆

王充

求爲集賢寫書吏

陽城以成其學夫此館之開遠軼唐之集賢院豈不足以當

宇內大書肆耶此則弟之所心喜且慕者也錢蕺齋世叔

旋里又讀手教數番所拳拳於用菴者甚摯良友金石之

言累幅難盡卽付用菴讀之亦甚知感而蕺翁從旁索讀

亦爲之咨嗟不置尚望吾兄有以繼之不獨用菴得他出

之益也至謂榕軒兄弟魁傑俊偉比之陳龍川一流太原

二難弟望同千佛而龍川則弟猶未肯飯依弟年十六七

出預文場會有一雲間老輩張林長先生

端木

偶見所業甚

邀獎借且以同甫東萊相期許弟亦心企有年泊讀同甫
紹熙大對之策揣摩迎合以取高第甚可鄙也當光宗不
朝重華宮在廷紛紛進規臺臣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
林億年等離間三宮之罪屆會慶節則請舉進香之禮幸
玉津園則請先過宮及壽皇不豫則請以親王執政一人
充宮使卒無如光宗之失其本心而莫之省悟也內如陳
傅良牽御衣衣裂彭龜年扣額血流畱正引裾入內尤表
則言勿憚一日之勤以解都人之惑葉適則言父子親愛
出於自然浮疑私畏豈有事實若因是而定省廢於上號
令愆於下人情離阻其能久乎旣而帝兩詣重華都人歡

悅適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
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
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而事復浸異中
外洵洵蔡幼學則言陛下自春以來北宮之朝不講比者
壽皇愆豫侍從臺諫叩陛請對陛下拂衣而起相臣引裾
羣臣隨以號泣陛下退朝宮門盡閉大臣累日不獲一對
清光望日之朝都人延頸遷延至午禁衛飲恨市廛軍伍
謗誹藉藉旁郡列屯傳聞疑怪變起倉卒陛下實受其禍
誠思身體髮膚壽皇所與宗社人民壽皇所命則疇昔慈
愛有感乎心可不獨出聖斷復父子之歡弭宗社之禍諸

人與羅黠黃裳楊大全孫逢吉陳希點輩皆近臣在位者其言之激切宜也若游仲鴻以中江令薦赴闕卽遣宰相趙汝愚書陳宗社計臨邛人李僑初釋褐卽上疏乞致仕有曰祿不逮養乞將所得官資回贈二親冀以感動上意而龍洲道人劉過伏闕上言辭意懇婉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餘人上書乃同甫以進士對策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蒞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旣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以一月四朝爲京邑之美觀哉帝得之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擢第一

同甫之爲此言豈所謂將順其美耶抑亦逢君之惡耶唐
顏魯公上肅宗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饌
不改家人之禮肅宗有媿於是故魯公以此諷諫卽孝宗
亦曾朝德壽宮上壽天申節矣一時以爲美談此南渡故
事也同甫寧遽忘之顧以進身之始枉道希榮若此其與
熙寧初葉祖洽對策以爲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卽
位革而新之得擢第一東坡時直史館謂祖洽詆祖宗以
媚時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風化相去幾何後此寧宗欲修
葺舊東宮徙居之朱子奏疏云問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
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若如

此而不爲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願陛下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興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轡馬前者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且文公被召在道聞泰安宮朝禮尚缺近習已有用事者卽上奏以深得親歡爲言不報且辭新命何同甫所言之迴相懸殊耶則其平日豪氣恐亦虛憍未化耳宜其以程朱爲風痺也要之同父生平前人論之者多何義門直

比於唐之朱朴余竊不謂然丁南湖

奉

嘗曰同甫有賈生

之文而無董子之行醉言犯禍則特身之道疎童僕殺人則正家之道舛讀史尚論不厭推勘之詳用敢以一二窺測質諸高明且以當新涼院落言矇流連兄愛我者來書自比老生而老生之議論度亦聞之而不憚煩也昭太原兄弟希并出此數行就正知弟不敢以龍川自待待人用相鑒礪何如館中書目便間希示崖畧拙詠遲日錄奉不

記

秀水縣學移建崇聖宮記

吾秀邑之有崇聖宮昉明嘉靖十四年乙未邑侯侯官林君所創闕里志載永陵從輔臣張璉議詔天下學校各建啟聖宮實則宏治時王恕魯鐸之請其權輿也入

皇朝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改啟聖曰崇聖二年增祀啟賢一人

高宗純皇帝乾隆九年議准直省文武大員及各屬正印官於朔望親詣行禮蓋

聖朝報本追遠尊師隆儒之道至是而茂以加矣宮故在明倫堂北東一隅地偏而監規模位置弗稱弗宜說者以

爲草創之首基固後來之繇範也自二十四年己卯陶上舍讓德重葺廟工四十年來頽圯日甚門垣罕存司鐸者不得已捧主遷於兩廡遇春秋二仲則暫假堂中安位設祭無以妥神神其饗之乎間嘗訪其故址則廢爲榛墟鞠爲茂草蕘童之所踐蹂丐之所棲喬木剩其生枯斷碑留其刳缺每一過之未有不盡焉心動者會庶工傾亞邑侯南鄭何君躬勸諸士之好禮者上舍之後人旣倡脩

聖殿餘亦有任脩者陳茂才振聲延聲兄弟爲邑望族祖諱元朗考諱經猷並明經有文行兩生稟承先志慨然以爲已任且以其址之偏也亟圖徙諸爽塏者自郡守長白

伊公規基於堂北隙地卽宣德間後堂也前邑侯黔永寧
朱君捐金市木儲待有年兩生益庀材僱工靡間涼燠染
以堅石圍以厚墉供室于匱陷碑于壁宮則屹然亭則翼
然堂皇得地殿是當也輪奐改觀堂是亞也經始嘉慶三
年戊午五月卽於是年九月告藏糜白金一千六百餘兩
惟輦惟疾胥兩生殫其勞將考新宮屬爲之記

叔延少游

鄉校樂吾鄉之多善人如陶上舍脩舉廢墜不煩有司而
濟美者有人茲復得兩生者觀成斯宮傳不云乎匹夫爲
善民猶則之繼自今與宮相終始者必陳氏之賢子孫也
謹書之以爲世勸朱名鍾麒辛卯進士何名際昌丁酉舉

人伊名湯安辛卯舉人例得特書

記半環老人賢行入一統志事

吾家半環老人諱璜字若水乃

叔堦

高祖希珍公諱璿之

從兄俱禮部公諱詔曾孫也承祖考鴻臚公鄉飲公之緒業家本素封至國初而山連阡陌貲雄一鄉老人以碩學爲高材生尤好施賑赴竄急任郵徧於戚疎里鄙倚爲仁人者數十年如一日旣歿有司上其行誼得祀於郡學之鄉賢祠事蹟具浙江通志及嘉興郡邑志中乾隆三十七年壬辰郡裔重葺祠宇更作栗主

叔堦

時爲諸生捐餼錢

飲之四十六年辛丑六月

叔堦

以中舍充

大清一統志分校官先是有

旨增纂是書總修南漚太史吳稷堂師手吾浙人物採錄遺聞蒐次懿行將按郡編類而汰繁就簡登載頗難其人蓋志一統者雖權輿於郡縣各志而舉大遺細則較通志綦愼且嚴體例故如是也一日余訪年友浦江戴東珊東珊時教習鑲黃旗官學以其暇佐志館編摩亟詢之則次第及禾郡矣爲請於纂局得增輯列入同人有似吾家者余悉告之旣而同年王踈雨前輩語余曰凡事之適然相值要皆有數存乎其間而況以

國家旌賢之典

天府載筆之書相距百十年間前既俎豆於瞽宗後復光
姓名於簡策而又有賢子孫如君者校勘黃紙書籍躬預
觀成豈非吾黨之幸然亦君家先祖之德善聲名實有足
以不朽者用是當之而無媿非然者安保必無罅漏而何
爲湊合若斯之奇耶余感其言之沁於心而昭於理也夫
有善而弗知謂之不明知而弗傳謂之不仁皆君子之所
恥故德遠而後興理裕者數亦隨之因私識其事以示我
八九兩弟俾益敦勉爲善以無忘先人云

先王父東谿公死孝記

吾曾祖文開公娶於徐蚤世無子繼室以懷碩人廼舉王

父東谿公年逾四十矣曾祖少不治生事又罹外侮家遂
酷貧無何懷碩人亦歿父子才處賴從高祖鄉賢公分粟
餼之得共存活王父生而秀羸旣成學益奮志劬書治經
外兼攻六法折枝翎毛山水人物並擅勝場故嘗授徒佐
養不給則鬻畫以供甘脆嬉怡膝下務得鰥父歡心一瓢
環堵晏如也康熙戊寅己卯間以藝遊於京師用薦入
暢春園供奉

內廷數年一歸省歸而復出四十五年丙戌十月七日曾
祖年七十有九遘疾卒於東湖居第閱月訃聞王父悲哀
擗踊痛不欲生徒跣星奔自京南下明年丁亥二月十一

日創巨病殷以毀卒於山東之聊城年僅三十有八距曾
祖歿纔四閱月百有二旬耳又明年戊子正月六日晴歸
里門先贈公疊遭閔凶年甫幼學熒熒母子幾不能自存
嗚呼此吾家播遷之所自來不足爲安常處順者道也叔
堯無似躬際

昌辰登第改官欣逢

覃霈

天綽之榮得以贈及二父竊謂王父前數十年地下若敖
之痛或可藉以少紓矣迴憶曩者丙申三月叔堯以太學
生奔先贈公之喪棧車東道至夏五始抵倚廬袒衣襲經

入幕憑棺雖抱憾終天而垂白偏慈固儼然在養也是則
苴縗之情狀畧同而幸不幸蓋相懸萬萬矣每烝嘗拜獻
思古人嬰慕卒事未嘗不戚然有動於中顧先贈公從稚
藐殖根外氏誓還本支明發之懷終身如一日而於仁考
客死之故叔堦兄弟獨未及聞於過庭卽吾宗諸老亦未
有述王父之銜恤殉親者最後迄今嘉慶二年四月十三
日不意於天寧寺僧舍經皮中畱數行泪墨獲悉其詳驚
惋之餘深懼先人死孝事久湮不彰爲雪涕而追識之如
此

先王父山茶梅鵲畫記

先王父此幅圖紅梅海紅各一山鵲二未詳爲何人作白
署甲戌距生庚戌則二十五歲時筆也王父蚤負詞翰鑒
博名尤工六法折枝翎毛外山水神仙並度越流俗方駕
古人康熙乙酉丙戌間再遊京師供奉

暢春園尋邁外艱奔歸以毀卒於堧陽年僅三十有八先
君九齡孤露先王母麗安人攜之去東湖故棲鞠於常豐
坊包家衛外氏之居流離播越傳家圖籍百無一存憶叔埏

年十四五先君於春波門小市購得王父所寫回道人像
一幀久之爲黠鼠齧盡內款識數字什襲至今嗣叔埏兄
弟求之三十餘年不可得往客

輦下友人莊羹堂侍講言寄籍咸寧時曾見王父真蹟一

冊於關中儲藏家

軒輊權輿

卽託其寓書訪尋則其家已落又

流轉不知誰何之人矣爲悵快者旬時不已乾隆乙巳六

月

叔挺

省侍里居有裝潢者持數畫來質此幅在焉而斷

爛殊甚轉似黃趙數百年筆彌足珍已慨遺硯之莫覩幸

手澤之僅存俾區區念祖之心藉以少慰明陳醒菴

寬

題

祖畫有云千金遺墨人間得賜斷題詩到子孫此之謂歟

因選工重稍而敬識之以示兩弟

先王父回道人像題款記

先王父東谿公於畫無所不工而人物尤極罕觀

叔挺

舞

象時先君於東城灣書攤購得王父手寫回道人像一幀
珍之甚出入恆攜以自隨忽一夕爲饑鼠齧齧殆盡先君
惋悵不置旣已無可如何則命叔埏輩他日必廣爲購覓
以無廢先人王父於六法外兼工行押篆刻亦最精印章
皆自製顧此幀題款八字僅有存者遂弄之篋衍閱今乙
巳又三十餘年矣叔埏旣得王父山茶梅鵲畫重付裝池
因出款字裱爲小冊而敬識於後曰嗚呼使後人知爲之
似續者雖先古零縑斷楮寶一字奚啻兼金則於書卷之
澤洵有不能輕棄焉者卽凡堂構簣裘皆將因是以思其
世守之艱與畱貽之遠而平泉之一樹一石又安足道哉

先王母龐安人畫像記

嗚呼吾先王父以毀卒聊城時年僅三十有八先君子夙遭閔凶曾無期功強近之援而有札瘥天昏之懼先王母龐安人貧無一瓏遽隕所天所居東湖做廬不蔽風雨因攜之去依外氏賴安人母節孝金碩人暨吾舅祖振遠公撫循備至恩逾所生如魏舒之養於甯氏皇甫績之鞠於孝寬當是時九齡孤露兩世單茆六世祖愉亭公已下一支不絕如綫微王母則先君子不能自存尚望其得遂長耶此爲人婦者立孤之所以尤難而安人之大有造於吾家也惟是寒家累葉冠簪儕於萌隸代傳圖像竟無一存

先君子稍長克自樹立從流離顛沛中鼎新堂構奉王母
垂四十年融怡色養卽余小子自十五歲以前荷重慈保
抱攜持至今在目往哲陳竹鄰句云鏤骨難忘祖母恩是
已此像乃安人年六十時同里沈松年筆時王母體甚胖
人見之皆以爲形容畢肖老福未有艾也又十三年而考
終天星湖里第幘首七十壽詩爲王穀原秋曹前輩手題
署款則太史陸根堂師詩多期勉後昆語若預爲三十年
後左證噫亦異矣至先王父像則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孟
陬旅櫬歸自山左蓋已不存泊余移居斜橋歲時瞻拜丐
畫史彷彿先君子而爲之者曩宗老有言笑貌畧同然未

敢必也聞之祖先之像雖遞隔數世其胄出必有相似者
理固然耳嘗讀隋徐孝肅傳孝肅蚤孤不識父及長問其
母父狀因畫工圖其形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望享祭又
讀元徐大章一夢吾鄉戚孝子記孝子名敬將像母而事之
告工以狀工未悉一日工夢姥曰吾戚母也汝爲識之翌
日工刻木惟肖敬奉以龕帟飲食必祭出入必告有事必
禱一如生時今安人像爲吾家第一真容吾後人倘念及
先代艱難辛苦其亡其亡而幸存則敬瞻神影當有盡
然於中而不能自己者用詳識於下方

先贈公畫像記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閏三月余舅弟延古虞山人陳俞貌先贈公時年七十有五卽此像也明年甲午秋余舉優行入太學又明年乙未春北上拜先贈公於所居斜橋雙節坊宅舍詎斯別竟成永訣余之抱憾終天幾二十年而音容警歎邈不可追矣賴此像之存宛然如生蓋無一髮之不似者山人學寫真於沈紀子松年深得郭无疆謝文侯筆訣顧貌他人亦不盡然同郡惟錢文端與先贈公稱畢肖洵妙手偶得之耳昔宋王黃州紀其考中允府君畫以贈洛陽處士楊丹謂唐季以來士大夫廢家廟之禮而祭於寢必圖其神影以事之又云歲時朔望拜起瞻仰以慰

罔極之心祇肅視之第不語爾今山人之技殆進於丹而
余小子區區永慕之誠不藉以少慰耶記曰入室儼然必
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
愴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又曰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
此特爲廟祭言之夫古之廟中僅有尸與主耳教民追孝
然且思成若此況有此惟肖之像而忍不如生事之乎余
故記以詒我子若孫之能敬享者

嘉會都福星橋祖塋墓田記

吾十世祖用霖公妣高孺人九世祖梅石公妣姚孺人八
世祖禮部公妣鍾孺人葬嘉興十九都南荒字圩宗老相

傳去葬地二里許曰荒田卽吾祖來自鹽官開學授徒之所本一里落俗稱荒疇沈氏是也禮部公遺餽粥田三畝六分分三子長秀溪公次敬溪公公子奉亭公無後中絕三卽吾七世祖愛溪公再傳至吾高祖希珍公偕高伯祖鄉賢公半環老人值

皇朝順治初各願捐租以爲義米贍本支之鰥寡孤疾者旣而取者不均與者不給則相率而讓其田之不足以贍族也康熙十九年庚申秋遂集議以義田爲祭田奉禮部公已上三世墓祭至二十年辛酉舉行此嘉會都祖塋祭簿之所由設也閱今又百餘年矣余自丁未請養歸展墓

之餘亟思增置祭田而詘於綿力歲己酉十九都人沈洪
臯來請鬻其田余媿未能越明年庚戌六月復踵門求鬻
因思吾家三百年來以高貲稱者不乏其人秀溪公子新
亭公已下受分之田盈千累百豈於先世墓田漠然不一
動念而必待之百餘年後之人乎竊意家風忠厚一脈相
承雖一壠一壥不肯妄覬他人所有致豪彊兼并之端自
我而起宋樓宣獻長汀巷記有云人其謂我家乘勢并包
非先志也想亦有同心耳爰偕兩弟捐錢十千爲合族倡
弟德揚遂初汝勤姪駿聲振雍麟書庭碩等各出錢如干
共得三十千買田三畝五分其田迫近墓域護松楸衛樵

採歲取其入以益拜掃之資吾後人慎無以其田之不腴而忽之且思各竭其力而圖所以增益之則庶幾服先疇之畝畝無忝乎爲禮部公之子孫者矣先是義田之三畝六分在白芎村高伯祖芎莊公以己腴田易之實三畝三分而租仍如額合之得六畝八分云

外王父母暨兩舅氏墓記

外王父爾敦石公吳趨皮市人也考用卿公諱新國字行之明季隱君子娶於田生丈夫子四人長爾學次爾行三爾達四卽吾外王父棄儒習估善製聚骨扇始僑吾郡春波門外王母氏懷小武當人生兩舅氏蘊中懷中並繼其

業遂遷居焉蘊中行二諱含英懷申行三諱含章外王父
母繼沒越十餘年吾舅氏卜宅兆於永興永勝二橋之西
北俗名南李墳者葬以乾隆丁巳余甫二歲僂指五十七
年矣墓右殯宮爲吾懷中舅氏姪錢繼張祔稍前爲吾從
母貞孝石長姑終身不字歿亦祔焉蘊中舅氏姪袁繼吳
則合窆五環洞橋迤南隔岸墳旁殯宮爲吾表兄諱鏡字
幼清及其第三女兄長女有壻無後嫂許尚存墳蓋八弟
季奎所手築者余生晚不及見外王父母猶憶總角時肩
隨兩女兒暨諸舅弟妹侍我母往來外家雖兒嬉無所識
知顧耳目聞見無一刻礪語無一機變事大都不言而躬

行有古萬石家風旣而兩舅氏析居東門內外二舅氏撫
諸甥恩意尤惓惓每寒食清明則舅姪偕諸從母率中表
兄弟姊妹如干人坐沙棠舟泛馬塲湖由南堰入長中港
迤邐過遇仙橋北張橋種福橋凝立船唇則佳城在望宰
木成陰綠水迴連韶光和煦相與聽哢鳥觀游儵柳葉爲
圈蒲茸可結放紙鳶於鵲首捉泥蛙於野田薄暮歸舟湖
樓小憩則雲茶眩日蘭荷分貽桂烏駢闐履綦錯沓流連
憺蕩作竟日遊致足樂也無何舅姪表兄相繼就世家亦
頓落兩房表弟依人餬口失業情遊轉僑於吳莫可蹤跡
而南李之松楸童然盡矣今惟石楠冬青二樹蔽一孤塚

耳歲丁未余旣請養歸田竊幸我母已臻上壽而外氏存者曾無幾人且久不相見暇日余兄弟重訪墳塋稍稍認完其賦因歎吾外王父母世德之厚天之報施善人爲何如哉適一鄉老過其地班草欷歔爲道其由則語余曰石氏墓荒廢久矣今予隔數十年重來拜掃是卽所謂餘慶者也夫奚疑余謝不獲而山繹其言似亦近理癸丑三月五日余獨往展墓追念童孺時事不覺泣然涕流因述前此鄉老之言以爲高堂慰

先王母龐安人墓記

嗚呼吾大母龐安人歿乾隆庚午十月朔

叔堦

時年十五

親見贈公呼號擗踊哭無常聲每一念至泣血沾衣蓋迴
憶幼時母子顛連狀有人生所不忍言者先是贈公於歲
制外嘗謀一壽藏釋楞燈上人者故精青紫囊術贈公夙
與之交爲卜地於嘉興萬里堰橋迤南支家浜生字圩之
原卽今墓域上人云兆必以乙山辛向此吉壤也第須耐
三十年貧困過此以往則皆發跡之日矣且語贈公曰子
能耐之乎則應之曰能遂手築壙基以俟厝後十年而家
以中落售天星湖里第不能盡償所逋伯兄客海門四兄
遊邗上予小子飢驅梁宋間八九兩弟就食戚懿伯兄
賃屋駟馬橋側居僅數椽室如懸磬甲申冬予歸自豫乙

酉春出贅於大奚橋孫氏時贈公暨太安人依伯兄以居
叔埏則往來省視以爲常而生計之艱又有難以形容者
每春秋拜掃仰見先王母厝處棺之前後左右自生綬藤
婁絡蔓衍而不可解徧繞殯宮如帔青羅如垂罽耳蚬蚪
天矯鵲裊蛇蟠各極其態雖欲芟夷之斬艾之以營窀穸
不能也迨叔埏以

召試入中書爲乾隆四十五年庚子恰三十年矣又七年
丁未予成進士官南曹乞歸終養又三年庚戌恭遇

萬壽覃恩吾王母以叔埏嘗備官於

朝得贈安人會嘉慶改元孟陬八日冰雪互寒爲百十年

來未有之凍凡城郭郊垌之桑木無不立見苗翳者而藤亦就荒子語九弟曰天假之便及今殆可圖耳明年丁巳以次營辦井梓之須至嘉平十日始克就寔嘗考吳越錢氏之先祖塋在開化縣雲臺北原微時潛瘞其父母之骨今猶有倒生藤拂塋域載三衢志子家涼德子姓之蕃不敢望錢氏萬一而予又雅不信堪輿家言顧贈公之孝感上人之約言不意其久而符合若此封竈既畢敬書顛末以示後人他日列樹槐榆當伐石爲之碣曰

皇贈安人顯祖妣龐安人之墓用識予小子深長之思焉

已爾嗚呼

重建奚家橋記

出春波門踰陸宣公橋迤邐而東通閘櫓比甲第雲連界
角里常豐間有橋絕水曰奚家爲旌蓋往來孔道元志稱
吾家或稱余家至明季李太僕輯邑志名始著焉乾隆六
十年乙卯橋漸就圯里人謀更新之疏勸輸金會權巖時
商亦捐貲爲助遂筮日度材鳩工復得任事者程其勞勩
以潰于成僉謂予曰子曩爲孫簡肅家館甥居傍斯橋者
最久記莫如子宜予惟郡之殷賑推常角二坊自勝代沿
及

國初義榮之族豐積之家羣萃茲里比或少不如前論者

以爲轉澁改道鑿湖滙流一瀉達於雙溪故宜其氣之渙也予曰豈其然人事之不修而地靈之是賴水道詎職其咎哉斯役也怵於褻涉者已難日計一旦協謀合志不周月而屹然完固虹飲龍翔形勝轉逾於昔夫豈有默相焉者亦視人之勤奮何如耳是亦可以爲鑒矣經始是歲冬月至嘉慶改元丙辰夏六月訖工計糜金錢四百緡用諗來者

綿潭山館記

往余館同里錢文端第舍讀所作綿潭山館十詠有玉裴輞水詩意詢知爲新安汪槐谷農部別墅私心嚮往又十

係年余官

輦下與農部游從友善始知其好古多藏書攻詩詞篆刻
蓋嘗僑於杭往來吾禾及江左諸郡最後乃爲京曹郎其
爲山館主人不數數也辛丑秋以戴厚光所爲圖來請作
記披其圖則十景在焉且曰予之營斯墅也較曩者文端
所詠已四倍之矣得子文乃不虛吾菟裘余諾之而未有
以應一日訪余寓廬止宿王文莊

賜第偕太原伯仲翦燈夜話申前請益固余就請悉數之
酒行輒及一景共浮一白其言曰歙縣南背郭三十餘里
水曰仁源產硯石淖而爲綿潭潭西爲玉屏山一峯特秀

館在山下因山得名者曰蓼陽茨室曰青靄山房曰小善
卷洞曰西雲壁曰積黛巖其取諸水者曰宛轉橋曰聽泉
精舍曰洗句池曰藏壑舟曰晴雪礮曰澤花腴菜畦而以
草木名者曰荜徑曰友竹居曰翠香閣曰清芬榭曰槐谷
曰桂寮曰蕙榜曰花巢曰甘蕉林曰枳籬曰茗坡曰蘭坵
曰紅藥坪曰蘿磴主人所游而憩息而適焉者曰挹秀園
曰吟香檻曰花腴石瘦之廊曰東圃曰息軒曰葆真堂曰
初菴曰安拙窩曰退齋曰愛吾廬曰恣慵所曰臥遊處曰
爽臺曰嘯雲樓曰漱霞亭曰待月榭曰話雨牕曰竹中小
隱弄

宸翰曰

御詩亭藏書曰律素書廳曰牀上書連屋神叢曰花神廟
觀魚曰釣磯飼鹿曰鹿柴凡山勢之凹凸溪流之潞洄喬
木之櫨慘珍葩之鞞鞞與夫樓觀室居之參錯屏障几席
之雍容谷飲而巖棲澗採而苑拔要皆任其自然期於無
所不宜而止太原伯仲聞而拊掌曰如子言信美矣而豈
以一官易所有也哉余曰不然或出或處其有餘裕矣嘗
讀宋張約齋燕遊志其白洋湖園宅厯十四年之久匠生
於心指隨景變移徙更葺規模始全初則堂館橋池八十
餘處後乃增至數百其桂隱紀詠八十四絕句載南湖集

中呂東萊述王簡卿赴張牡丹會以爲恍如仙遊而武林
舊事亦載有玉照堂艷香館藥珠洞綠畫軒諸勝顧其志
有曰仕雖多不使勝閒日今斯墅已逾約齋始有之半營
構不已安知不歲有所增農部特未遂賦閒耳他日各以
宦成而歸許吾卹筇屐遠來飲余酒余尚能一一賦之抑
放翁詩云占斷名園排日醉不教虛作太平人仙遊肯多
讓耶僉曰善子能踐斯約則請并書所言以爲記

錢南浦觀察家慶圖記

武水觀察南浦錢公家世鼎貴明嘉靖間自汝寧公著聲
實政旣而相國以大魁入詞垣叅揆席中丞以刑曹出守

開府滇南先後影華纓襲章紱者又如千人文鳥奕甲
於吾郡入

國朝以來慶昌枝裔門才鵲起科第聯翩至宮保恭愍公
繼登八座復與少弟中憲公文章政事接武聯華嘗考唐
史若蕭氏韋氏杜氏蘇氏崔氏盧氏之屬皆累葉爲公卿史
官爲著宰相世系迄於宋代則有若邯鄲李氏魏郡王氏
壽春呂氏河南韓氏暨范氏曾氏晁氏諸巨公其族望於
同姓中率各占一大郡以是歎烏衣朱雀桁疊笏鳴珂有其
繼之必復其始洵不虛耳公爲中憲冢嫡後於恭愍紹承
家學早遭仕籍由少府大令應任江左劇要州郡以幹局

循吏聲施東南大吏倚如左右手乾隆己丑公方刺海州
人吏浹和州境翕然稱治籥領餘閒買胎禽一雙畜之公
解日就馴狎嗣由南徐移守秣陵俱攜以自隨蓋公清遠
之懷曠逸之致雅不欲以青紫纓其素尚微特倣趙清獻
知成都故事也癸巳清和連育二雛適公以卓行列劾牘
當入覲京師明年擢江安糧儲副使解宇東偏有塔影樓
友翠亭諸勝公公餘輒憩於此擇其地之尤爽塏者葺一
軒顏曰舞鶴茂樹新枝繁陰綠縹修葺夾徑玉筍成行縱
二鶴翔集其側羽衣翩翩員吭對引公每坐南榮顧而樂
之見者如遇堯之外臣竹如意筍籜冠徜徉棲霞疊浪間

忘其爲督儲官舍也因命畫史寫爲家慶圖齊眉之敬繞
膝之歡一展卷而團圓生羨其欄檻之外啄蒼苔而腹白
石者卽所謂藍田真也公令子清豫清履並犀角競秀甫
羈鼎能讀書一經之傳餘慶方熾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
之有先物者矣今年丁酉公以降服服竟入都赴補行有
日矣屬地記其事地之先人與公兩世同榜通門交契且
習知公家文獻用推原所自而爲之記以爲來鶴之徵云

杭城衆安橋興福廟記

代

杭人祠南宋施諱全爲興福社神而廟跨衆安橋者相傳
爲神仗節死義之地昔有藏神臚骨者靈棲數椽香火最

盛乾隆戊申二月市人不戒廟燬鬱攸余過而慨焉亟謀重建捐廉爲倡仕商樂從越月落成嘗讀宋史秦檜傳神於紹興二十年正月刺檜不中磔於市自是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槌以自衛夫神一殿前軍校耳憤權臣之誤國奮不自量而刺之刃不濟則捐軀以殉亦足褫姦雄之魄而愧當時附和議之士大夫者矣考神之祀吳山有忠義廟俗稱施公廟則專祀施公者明成化間廷尉夏時正有記西湖有翊忠祠則并祀劉允升隗順者萬厯間水部施浚明爲記又老學菴筆記謂伺檜入朝持斬馬刀邀於望仙橋下斫之斷轎子一柱而不能傷則未知衆安橋之興望

仙異同遠近如何也又云神死時有一人朗言曰此不了事漢不斬何爲野客叢書載檜自見刺之後嘗獨處一閣雖奴僕不敢輒入季年遼豫三衙楊存中成閔趙密往問疾召入室中款語久之各贈表勳酒兩器顧無僕從自攜出室則猶然懾一斫之餘威也朱子云舉世無忠義氣忽自施某發之斯言足慰忠魂於地下矣續綱目書施某刺秦檜不克而死本此意也神之至今凜凜有生氣宜哉正不得以尋常專聶之行如伍孚之於董卓目之耳惜祠隘不能稍拓而捐費有贏因并葺驛傳道之

關廟暨司署東偏之岳祠次第鼎新工竣不可無述謹書

其山如左

精嚴寺重建殿堂廊廡方丈房寮及新置常住田碑
記

吾郡城有兩晉刹而精嚴爲尤古蓋白威和迄今千六百
餘年矣余童卯時先贈公課餘游息則攜以來見殿已將
頽爲僂數其蹟曰此唐泗州僧伽行化至禾現身救旱出
其指藏懶龍者也此宋長水法師開演上乘感諸天散花
者也躡鐘樓基則曰龔峙學之巽隅關一邑人文明兵使
者車公改百八鐘聲爲十八者也顧惟山門以韋馱神香
火最盛巋然僅存門側二舍利塼則梁岳陽王所傳轉以

金鐸厯劫不壞其他梵宇大半委諸榛墟每太息遲迴而後去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仲秋釋絕塵者偕今琢三結茅告募矢志重興寺之瑜伽僧各願捨房捨地恢拓是圖用是遠近檀那信施雲集遂市材僦工次第營繕明年冬大殿鼎新而絕塵示寂至三十八年成東西廊廡各九間雖連甍不聳而翼以重栴佛事固煥且嚴矣繼以藩潤庖湍芻薪之房二年工畢庫有局也以嚴出納供有寮也以謹蓋藏四十四五兩年禪堂旣作緇素以容而上首之居尚缺又五年而丈室始完宏敞靚深雅與堂稱然後齋堂以序其衆影樓以祠其先而念佛堂終焉布金所積儘有贏

餘前後買東縣上腴二百三十餘畝上以輸貢賦下以贍僧祇作爲齋田永存常住嘉慶改元重鑄二鐘補寫全藏而寺之規模大備矣琢三以其餘力新香嚴寺二殿兩廂香嚴者寺之下院卽北郊之懶石菴也旣又哀衣孟之羨自築福生菴爲棲老之寄余惟廢興相仍卽空有迭用猶四時之代換乃萬化之韡流也故釋氏謂事之成就時與緣實制之然使不得其人爲之仔肩擔荷則雖時節因緣適逢其會亦焉能強道謀者使潰於成也哉是舉也絕塵闢其端琢三殫其勛未嘗持疏叩人之門而善緣輻湊有不啻家到而戶說者總緣某人願力之堅爾經始某年月

日落成某年月日歷二十年之久糜萬千貲之貲乃能與
大比丘衆受戒於羯磨仰食其香積焉嗚呼豈不難哉記
曰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言誠爲物之終始也然則學人精
進工夫翹勤不懈不當作如是觀耶若琢三者非臨濟之
克家爲山之肯構歟先是寺成四三年未有紀載琢三不
自矜銜而又難其人昨歲庚申介所知丐記於余念斯寺
爲贈公舊遊地而未覩厥成因諾之會有江右之行不果
作追余歸而琢三已退居所築之菴琢三名正勤德清許
氏子系出儒家余懼其有諾責也亟書之以諭來者若檀
施姓氏及田之都圩與糧佃戶名有碑陰在茲不綴焉

記長興徐文貞墓

明華亭徐文貞公賜坐在吾浙長興縣嘉會區東山申文
定志其墓云公所自營壤詔卽賜葬以萬厯甲申三月
十九日銘所謂嘉會之邱公神安此是也案今湖州府志
卽石城山在縣南五十里高九十丈周五里一名城山與
烏程接界又案公配沈夫人繼張夫人其葬也以卜窆稍
隘張夫人不克耐別葬吉陽漚之新阡乾隆己酉庚戌間
及門黟縣教諭徐豫堂語予曰先文貞墓吾後人未有一
展省者叩其故則曰

皇朝定鼎後山農有徐姓者利其壤所殖強據之遇的派

子孫往則持錘挺拒諸界與之鬪則衆寡不相當旣而族人貧乏存者寥寥蓋此墓非吾徐所有又百幾十年矣子聞之心不平者逾時許爲白當塗直其事會徐族訓於綿力相率趨起不前而豫堂又公弟少司寇達齋公之後尋官於黟不復相聞付之浩歎而已客歲庚申予遊豫章客有言進賢萬氏復墓事爲之色喜案太保兩溪公恭光祿忠貞公景祖孫二墓諭葬邑之鶴仙峯在萬厯崇禎之年峯故毗連撫州臨川界撫臨吳氏聚族峯下日久侵占遂盜葬二棺於其間萬氏日微吳恃族橫甚行賄累萬金上下堅持之牢不可動萬氏孫兩滋宗海訟弗直者有年雍

正二年中丞裴廉其實檄下監司飭南昌撫州兩郡守會
勘守令躬至山顛其最高者曰玉音亭亭下爲兩溪公墓
下有古鶴仙觀卽公所建神宗諭祭諭葬二牌尚懸楣間
再下則莊烈帝諭祭忠貞公碑亭下卽公墓玉音諭葬二
亭及二墓翁仲華表半爲吳氏所損然亭基碑址石獸之
類猶存葬雖賜塋其山實兩溪公自置塋旁均其世業時
南昌令李蓮尤力持其議讞成奸謀乃沮然後先賢之封
壠獲安昔朱子守南康記劉凝之漢墓曰清風高節著當
時而聞後世不幸饋奠無主而邱墓沒草棘中是吾長民
者之責也乃建亭立垣以戒樵牧若萬墓得復微賢有司

之功耶今文貞爲永陵名相史策昭垂顧以葬非其鄉爲
奸民所據竟使鳳棲麟臥之原蔽於蓬蒿雖欲享其後裔
一盂麥飯而有所不能炯炯此心言之忿懣雖然天道好
還世之爲丑吏邑宰者豈乏裴李其人特書之以俟

余記後遊合峯園唐氏兄文貞詩翰冊乃公孫中秘君
所藏董香光有跋詩爲初至一保塋屋識感屋奪於彊
暴近始復焉此屋三年頻夢到杖藜今日始來歸漫憐
門巷都無改實喜松楸復有依搗藥婢能言舊處放牛
兒尙覓初衣翻思往事那堪說疇昔鄰家半已非讀此
知塋屋爲彊暴所奪公在時已然顧公後日微何時始

復其墓耶慨喟之餘因并識此

余山遊記

壬子秋七月二日余坐舢舨自小驛橋午發薄暮抵武水宿同年孫笙陔教授書舍詰旦介壽於邑尊舒石南然秦之父母禮成放舟清風涇訪同年謝若農吉士園宅止宿望雲樓下翼日換舟由白牛塘過章練塘泛泖至朱家角泖有三此其一形甚橢長殆卽長泖相傳爲由拳沈縣憶余甲辰秋弔謝母金夫人之喪路出於此候又九年矣至則席洽齋兄弟盼余久畱款守樸齋見其三子暨一二舊雨相約作余山之遊山距角一舍至松郡又過之初五日泚

齋與客拏舟陪侍遂覓路往一水迴連九峯在望逾青浦
城見鍾賈神壘諸山陶南村以爲如幽人離立冠帶拱揖
舟人慙慙指數爲之應接不暇莫能辨也入山已曛黑山
產蘭菊香味相似亦如龍井產茶作豈花香蓋物類所感
如此陳仲醇詩菊味如蘭蕙是也康熙間

鑾輅時巡提督水師張靖逆侯

雲曾進充

王食土人至今珍之問宣妙寺佛像與朱道人坐化事晉
咸康古冢明張貞隱墓碣無一知者訪沐堂慧日院徐文
貞陸文定畱衣故蹟尋仲醇頑仙廬高士泉清微亭茗帚
菴及

國初徐文在諸嗣郢築室處亦不可得過中丞胡恪靖寶琮
墓不及謁循騎龍堰扣王氏知止山莊莊爲梅影觀察別
墅觀察子荔亭編修余甲午同年生時奉

使典湖北試事初觀察祖吉士公始有此園蓋得諸董氏
得仲香光有圖考衛輝太守硯亭公繼之重爲營構園景
畧備觀察以養母歸時有女樂曲度入雲間前月已攜往
次子儀隹廳官廨第四子簣汀卽洽齋妹婿婿留京雅甥
出肅客倉猝因請啓鑰爲秉燭遊數笑奴籠燈導余信步
行茫然不識徑之崇庠廣隘王摩詰過楊氏別業云徑轉
迴銀燭彷彿過之園枕山麓仍疊石爲磴爲崖爲厂爲洞

互以修廊曲欄橫檻與美箭幽葩相綴發曰錦繡坡乃觀
察移植曹縣牡丹處惜非其時中有皆山閣登之則東西
二峯可左右眺最後憩泝月溪房宿焉新月入牖聞跳魚
撥刺聲則水榭也因憶唐岑嘉州夜宿水聲中白香山欲
招同宿客誰解愛潺湲宋洪龜父水聲枕簟俱諸句正如
朱子所記百丈山夜臥耳晨起望隔岸青林灌木幽蔭森
爽間以亭臺並夜遊處而中心恟恍如夢境云是日抵松
徐豫堂明經欲挽余信宿不果晤汪西村茂才勸菴職方
則約而未晤與客論五茸諸名勝大率如顧氏之東園北
園久成蕪莽而此則王司農秦望山莊之後所僅見者日

既午飯畢不候潮亟解維行猶及宿席氏齋越翼日七夕遂歸

法源寺看菊記

辛丑秋聞法源寺僧藝菊幾於吾浙報恩寺之萬菊軒如

宋劉

蒙史

正志

范

成大

胡

融高

沈

兢馬

伯文

保

諸譜索其

種未嘗不有同年趙味辛言臯雲語於直次欣然約予往

觀且訂持螯賞之九月二日子出城赴其約遂偕莊二亭

叔編修同遊至則扣關入西偏薙葺爲圃羅列盆盎春時

海棠院也秋陰作寒有滿城風雨意花已離披高不及三

四尺無所謂萬鈴嘉菊者問諸畦丁則大半餉貴人矣子

笑曰花亦不逮所聞耶亭叔目一種曰舊朝衣者深紫淺
緋有如黝黝爲諦玩久之菊無足觀相與登高閣眺雙塔
都人以爲憫忠高閣去天一握是也味辛後至指石壇曰
中有千人萬人骨予曰此詠哀忠墓句也厥後元結泌南
之哀邱劉昌平涼之旌義懷忠二冢卽倣此爲之者距寺
十餘里今不可考矣考唐太宗紀貞觀三年閏月癸丑詔
爲義士勇夫殞身戎陣者各立一寺命虞世南李百藥褚
亮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爲之碑銘至今可俁
數者如呂州霍之普濟寺則破宋老生邠州長之昭仁寺
則破薛仁果晉州之慈雲寺則破宋金剛汾州之宏濟寺

則破劉武周洛州

山

之昭覺寺則破王世充鄭州

池

水之等

慈寺則破竇建德洺州

年

之昭福寺則破劉黑闥而此則

二十年征遼回所立先是十九年四月癸卯誓師於幽州

城南度卽其地蓋興二年令埋瘞所在暴骨五年毀高麗

所立京觀葬隋人骸骨同意顧其時褚李致仕虞顏岑朱

已卒惟亮子遂良從征而敬宗於破遼駐蹕山立馬前草

詔詞彩甚麗深見嗟賞寺碑非河南繼誤必屬高陽或共

孫彥伯所爲

許敬宗孫彥伯昂子也頗有文敬宗晚
年不復下筆凡大典冊悉彥伯爲之

如老

學菴筆記載肅王

樞

與沈元用

晦

誦唐碑偶僂二千餘言

歸取紙追書不遺一字惜未之見也

集古錄載李百藥正
解寺碑金石錄載許

敬宗普濟寺碑今傳世者顏師皐雲曰有蘇靈芝寶塔頌
古等慈寺碑朱子奢昭仁寺碑在偕入方丈於門右得之碑文左行多深陷類磨去重刊
者考頌爲史思明掌書記張不矜撰建自至德二載碑稱
御史大夫史思明奉爲大唐光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敬
无垢淨光寶塔頌吾鄉竹垞太史斷以是碑之建在思明
未降之先范陽郡三字其初必東都二字大唐一行其初
必祿山父子僞號文中唐字其初必燕字而至德二載其
初必祿山父子僭號之年安慶緒襲位賜思明姓安名榮
國然則碑之原文蓋東都憫忠寺安榮國奉爲云云而其
餘陷文則皆諛僞逆之詞而改刻者也孫侍郎春明夢餘

錄顧處士金石文字記並考之未的不足以瑩吾疑也又

考靈芝本武功逸士行書迺密與安定胡需然齊名名蹟

多在畿近高陽有寶諦寺碑

開元二十六年

易州爲王端書盧暉

鐵像頌

二十年

爲徐安貞書田琬德政碑

二十年

爲趙履信書

夢真容勅

二十九年六月

爲梁德裕書郭明肅候臺記

二十九年十月

契

丹以記詣權場易絹十端模本爲世所重如此而乃汙於

安史其達摩銘藏宣和御府爲賈秋壑乞請得之非同一

不幸耶言矇間見牆陰薜荔殷紅欲滴夕陽催人覓路偕

返聞尙有唐人采師倫及僧知常舍利記未及觀過味辛

寓齋烹蟹三十輩出蘭陵酒共飲味辛乞予作歌張之客

去予醉臥其齋夜半雷雨忽作念遊此寺屢矣曾未有以
文字永之者非吾師相於之雅因退而疏所誦憶者於篇

記甲申冬焦山過風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余客授中牟丁欣木

榮

贊公解秋感

傷寒至六七日困重將斃禱於文昌服諸暨宣君方而愈
遂於陽月朔俶裝南歸時無嫌從坐薄輦車至沛上附船
越月舟抵京口口擠不得入改進丹徒口遶道過焦山俄
大風起於江上捷猝招杆船而檣傾楫摧覆溺是懼同舟
者咸眩栗喪魄余兀坐看書相忘於風水之激盪杜句云
擺浪散帙妨乃始覺之而已浪簸船應圻矣正驚惶間忽

旋風吹片紙宛轉墜艙中置余書腦從空而下如手遞然
則平安字也余喜謂同舟曰無恐山靈告我矣行人安穩
布帆無恙一舟之人未之信也已而風竟息舟得通行進
口昔孫興公與褚季野曲阿遇風季野以興公多塵滓便
欲捉擲水中以厭天欲宋姚進道渡揚子遭大風浪舟人
號呼進道曰姚某平生不爲不義事江神倘有知乎使吾
言不虛風浪卽止俄而風霽余病起餘生茲復幸免神譴
豈自問此中尙空洞耶

國初三原孫豹人流寓江都遊焦山中流風浪大作孫長
嘯詠詩云風起中流浪打船秦人失色海雲邊也知賦命

原窮薄尚欲西歸太華眠情景與余畧同他日偶與客言江行之險憶其事追記之

記乘騾子埏

余幼未步馬壬午癸未間由揚之豫客上南河陳司馬署中稍稍知乘騎吉行而已一日自揚橋往鄭州汎之十八堡同人皆跋馬余獨乘一老白騾柔習便安登降惟適旁觀目笑之曰此河帥白莊恪

鍾山

所遺坐騾也見道陂有纓

冠者輒止不行行不能十餘里倦矣旣至大堤前騎去已遠余猶蹣蹣徐行貪看村莊景物騾循阨隨行誤足登子埏數武乃始覺之埏無容足處俯視則河流如脫筭有數

倍於不測淵耳正徬徨間余默揣曰騾之智豈出老馬下哉彼亦知愛軀命者徒急何益不如任其行缺處當自下頃之果然到公解同人訝余後至述其繇皆色變坐定爭爲余賀且獻嘲曰君可謂注坡募澗履險如夷者矣余笑曰我亦平行踏蹴蹴神完骨躋脚不掉耳夫堤之有子埵猶城之有女牆也今欲攬轡於女牆雖習蟻封盤馬者有所不能而余以不善騎之故倖脫於險設此時猝鞭而下之則人騾葬魚腹久矣昔唐李平鄉懷遠常乘款段以免驚蹴明雲間馮勅齋行可騎馬登一木橋橋忽斷倉皇之際馬攢四足如一因而回身下橋是亦馬之智也拙賦曰拙者

吉省心雜言曰乘獨後之馬信然

記丙午北上丁未南還途次遇盜事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三月余下第後請假歸省越五十一年丙午二月假滿北上諏吉於初九日自吾禾啓行先是歲旱大侵饑民索飯者相率闕富兒之門境外椎剽四起雖官兵禦之莫能止舟過朱家角偕席孝廉俱至吳趨畱閘門廖氏適園數日遂買舟出關渡江後易小舟過壩凡數易而至高沙坐小車至射陽爲是月二十六日時斗米四百錢有司未嘗告賺大江以北殪相望也翌日由板閘至清江浦中途待籃輿不至與行李僕夫相失余獨與趙

僕立昏黑中旣抵宿逆旅主人曰距此二十里多盜黃昏
卽不免焉余始聞而色變畱信宿將過河賃車主人丁寧
曰齊地人相食北去者皆臨河返官人不可行也余意旣
出門無返顧理毅然決獨往晤師樸園觀察酒間出苦費
共噉因談范文正進太平州民所食烏昧草事爲之太息
假四十金益橐中裝渡河遂發旣遵陸則鬻兒女者相屬
不絕余與僂從皆有戒心遲一二日俟結伴以行曾無一
輛車來去明發將抵臺莊忽有健兒數人來求伴行余察
其意甚誠許之偕余諸僕各執挺夾車而趨曉星如月余
端坐車脣燈影中遙見橋上十餘人亦執挺以俟顧視余

車徒旅甚盛竟不敢犯既達數健兒辭去曰官人幸無恙
適橋上所見卽羣盜也數日至嶧縣之馬連屯果見有一
家啖數人者疾過之有佩而血淋漓於道者則前夜被掠
人也問關到京已三月杪矣明年丁未余登第承

恩擢授銓曹之官三日卽請養南還六月九日浮舟通潞
月幾望始解纜長行十七日至析津十九日至靜海余舟
與山左學使劉雲房眷船聯幫銜尾而進是夕因舟子索
錢橫甚將送有司治之相持者半日因止獨流鎮宿焉詰
旦則前路劉舟被掠與余舟相距僅一牛鳴地岑嘉州送
顏平原云郊原北連燕剽劫風未休讀此詩愈信顧衛趙

邢洛間多亡命者安得盡如刺史郭公進之屏盜碑耶暇
日思之猶心悸不已自魏非陸士衡張士宣李博士幸秀
才迺兩遇暴客曾無肱篋之警實邀天幸抑行不遇盜古
人所以著於龜策傳也